

風俗通義

二

新  
和  
平  
和  
聲  
PDS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  
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  
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  
朱一毛而不爲干本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疊  
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  
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季路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  
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  
楹傳曰人心同有 其面古今行事是則  
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沛國劉

叔方父字叔遼累祖

學敦

土名不休揚又無力

仕陵

叔方雅有高問遠近

偉之州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京師  
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

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  
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  
翻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袞號爲  
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爲知名都常爲察授之輝取越賢  
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  
人子莫情人數恐灼持之有  
度在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



吉仲考等密  
獨處迫切至

踰奪取衣衾窮夜  
無聲饗徒喑喑而

子平

曰我某公也謂汝

避兄耳何意

耶天喪斯人吾儕

將何效乎相

歔歔哀動左右間積

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

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

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

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鉅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叔鉅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莫酬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鉅以自替

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  
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  
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  
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  
邑人廉薦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  
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  
而告人子翽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翽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

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  
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  
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  
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  
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  
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  
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



敬則弼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  
况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  
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己試靡有闕  
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  
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  
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  
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  
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  
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  
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  
征數目歸趨詣府路首肉袒辭謝太  
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  
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  
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  
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  
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  
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  
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  
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  
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  
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州吁旣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碣惡  
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

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  
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  
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  
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斮其子羹文侯壯其功  
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  
位麀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  
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

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

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  
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  
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  
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  
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  
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栢  
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  
周乘頥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



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  
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孔  
叔留隨轎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  
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

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  
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  
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

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  
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勒同儕  
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  
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  
笑宴宴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  
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  
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  
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  
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  
踈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  
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得  
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  
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

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  
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  
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  
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  
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  
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  
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  
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